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金台金传(上)



[清]佚

名著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金台全传(上)

[清]佚名 著

42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台全传. 上/(清)佚名著. —2 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7. 4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ISBN 978-7-80723-045-8

I . 金... II . 佚... III .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791 号

金台全传(上)

著 者 [清]佚名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9
字 数 675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045-8
总 定 价 1148.00 元(共 45 册)

远方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 者

目 录

第一回	泗洲城积善延嗣	1
	宁辉山混一真元	
第二回	德行僧天机预识	11
	白猿洞初盗天书	
第三回	宁辉师出寺点化	22
	白猿洞再盗天书	
第四回	蛋和尚三盗天书	32
	圣姑姑杨园寄住	
第五回	钦天监观星奏圣	43
	小英雄全义避差	
第六回	杨小桥好意反祸	53
	张道人妙药回春	

第七回	维杨郡英雄探迹 酒肆中浦二相逢	63
第八回	兰花院兄弟快乐 无毛虎闯入青楼	74
第九回	塘台豹大闹勾栏院 苏小珠缔结小英雄	84
第十回	老相国上书奏圣 大英雄飘流浪荡	94
第十一回	看卖拳英雄遇合 赵蕙亲托友传书	103
第十二回	圣姑姑招商投宿 众英雄聚会登莱	114
第十三回	小妖狐弄术旅店 双僧道斗法平台	124
第十四回	东京城张鸾戏帝王 孟家庄恶霸劫红妆	131
第十五回	一强梁恃强劫美女 三美人因美遭灾	140
第十六回	访英雄里应外合 临虎穴力救红妆	148

第十七回	贝州好汉聚义英雄结义 水浒恶妇乔妆欲报夫仇	157
第十八回	恶妇三更为刺客 冤魂夜梦托英雄	165
第十九回	尤龙女害人反自害 众英雄大闹吉祥村	175
第二十回	吉祥村夫妻拜别 贝州城婆媳相逢	183
第二十一回	琵琶亭义叙英雄 天海寺普济报恩	190
第二十二回	左跷儿神通幻妙 圣姑姑法力无边	199
第二十三回	美金台被擒遇救 鲍千金饭店交拳	208
第二十四回	澹台惠奏上嘉佑主 众英雄同赴凤凰村	217
第二十五回	桃花庄英豪守分 贝州城王则招雄	225
第二十六回	方魁拜伏小英雄 金陵回转贝州城	234

第二十七回	使女贪欢伤自命	243
	张松兄弟会英雄	
第二十八回	张王府拿住金台	253
	姑苏地遇见刘松	
第二十九回	金台借货到山塘	262
	金忠聚众闹云楼	
第三十回	一席酒友朋重义	271
	百花村姊弟相逢	

第一回 沔洲城积善延嗣 宁辉山混一真元

词曰：

鵠鵠年丰足，田园积善家，奈何有树不开花。平生正直惟修福，悉听人来说吾差。绝外务，甚闲暇，一注清香一碗茶；但愿麟儿天赐吾，黄韭淡饭也为华。



话说盘古以来，英雄不少，如养由基矢射七札，项霸王力举千钧，皆足垂名宇宙，炫耀一时，兹姑勿论。单说宋朝嘉佑年间，有个冯员外，号明道，表字楚江，泗洲人氏。积祖务农，家传孝友。安人顾氏，同庚五十二岁，并未生育。虽有家财七十余万，并无一子传宗。一日，明道吃了一杯酒，同安人在房内说道：“安人，吾家世代善良，为何天绝我后？真真可叹！”安人道：“不须烦恼，吾自有道理。”明日，安人即换了许买婆来，同员外纳了一个妾，姓范，名叫春霞。不上一年，居然春霞受喜。其时正当秋深之际，员外独坐书房叹道：“祖宗啊，祖宗！

金台全集（上）

但愿春霞生得一个儿子，就是吾冯楚江万分之幸了。目下已经十月满足，不知何故还不分娩。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天气晴明，已命厨下准备酒筵，摆在玩月楼上，与妻妾二人赏月陶情。此时已是日向西去，月出东方，不知酒筵可曾完备，待吾进去看來。”那冯员外年纪虽有半百，须发未花，走路不用拐杖，如同少年一般，满面笑容，慢慢进去。恰见丫环秋菊手执灯球，从瑞兰轩下走来。一见东君，忙忙住步，面带笑容说道：“员外进来哉。”员外说：“啊，秋菊，你出来何干？”秋菊说：“安人叫吾来请员外的。”员外说：“安人在那里？”秋菊说：“安人同了二娘娘在堂楼底下。”员外说：“如此，吾也进来了。”秋菊说：“员外，看仔细。”员外说：“不妨。”丫环一路照了员外走到堂楼下。但见月照庭阶，满天星斗。安人范氏看见员外进来，连忙立起身来，叫声：“员外啊。”员外叫声：“安人。”范氏道：“员外，春霞万福。”员外哈哈笑道：“二娘少礼。”安人说：“员外请坐。”员外说：“安人、娘娘请坐。”夫妇三人便挨次而坐。丫环先送一盘茶来，员外说：“啊，安人，今日喜逢中秋佳节，月色甚好，所以命厨房里端整些酒菜来赏月。”安人说：“啊，员外，方才丫环报说，酒席已经完备，故而妾身打发秋菊，特请员外进来登楼共赏。”“如此，丫环张灯。”两个丫环走来，即将茗杯收去，各执灯球照了他们夫妇三人一同往玩月楼中赏月。员外即唤丫环锦榴来，吩咐道：“二娘有孕之身，行走不便，小心扶好。”再向范氏道：“啊，二娘，慢慢的走阿。”范氏答声：“晓得。”前面夫妇同



走，后面锦榴扶了范氏。范氏说：“锦榴放了手，不要扶得的。”锦榴说：“丫头扶了走的好。”范氏说：“自己走倒爽快些。”锦榴说：“扶了走倒觉勿便哉阿是？”范氏说：“正是。”正说话间，已到了玩月楼边，范氏缓步上楼，丫环先将窗子开开，一席酒已早端正好的了。朝南两把眉公椅，员外夫妇并肩坐下，侧首范氏坐，两个丫环筛酒。范氏先敬冯员外一杯，后敬安人一杯。安人回敬范氏一杯。正是初更时候，月明如水，丹桂飘香，三人说说谈谈，异常欢乐。对此情景不觉想起心事来了，安人说：“员外，我与你年过半百，膝下无儿，朝朝烦闷，夜夜愁眉。今喜冯门有幸，娶得贤妹如珠，目下已经十月满足，但愿产生贵子。”员外说：“安人，若得二娘生子，皆叨祖上扶持的。”员外，慢说祖宗有幸，还是皇天所赐。员外道：“是啊，如果麟儿早降，留传一脉宗嗣，年年朝拜名山，格外多行善事。”安人说：“员外说得有理。”

少谈玩月楼中夫妇之乐，且说安僮小使们等。一个说：“阿哥，兄弟，吾们的员外真正是好人。今夜中秋佳节，厨房下好勿闹热。杀鸡打鸭，端正办酒席，叫吾们四个人一桌，大家有得吃。”那个说：“兄弟，这个是年常规矩，有例不可缺的。”一个说：“啥说话，员外勿吩咐，谁送与你吃？”又一个说：“勿要喷蛆，大家吃罢，看看月华，再作道理，那个说得勿差！”一个说：“阿哥，请啊。”那个说：“岂敢，岂敢。兄弟请啊。”众人饮酒，多是兴高采烈。还有后面丫环妇女们一体，四个一桌，大家吃得





酩酊大醉。

且慢说冯家的事情，把另有一件奇事来讲与看官们听。那西方佛国如来佛祖升坐莲台，两旁边序列着诸神众佛谒谛阿罗，讲经说法已毕，吾佛如来便说：“大唐黄巢杀人八百万。后有天门阵内，宋将身亡。这些怨鬼冤魂俱沉地狱，无由超升，欲差一星官下凡，降投人世为僧，超度这些冤魂早转轮回。不知那位星官愿往？”道言未了，早有孔雀明王俯伏莲台之下说：“弟子愿往。”吾佛如来头一摇说：“你的性子太咆哮，待吾另选一位星官去走一遭。”明王启奏如来说：“弟子如今改性了，皈依佛教，坚守清规，总把怨鬼超升。”如来说：“既是你这等说，吾差十三部真人护汝下凡。还有一言吩咐你：往东土投胎，须记真经、锦鸡境，须要牢牢记着。”明王说：“是，谨遵佛爷法旨。”如来即派十三部真人保了同去。孔雀明王离了西土，驾起祥云，望东土去了。遇有积善之家，即行投胎。但找寻多时，单单只有泗洲城内冯家庄上，冯员外一家是个好慈好善的人，莫如投到他家去了。

少说孔雀明王投胎之事，原说玩月楼中饮酒闲说，不觉时交三鼓了，二娘腹中渐渐痛起来了，闭目咬牙，微流香汗，不免“啊唷”几声。员外、安人忙问：“二娘为何这般形状？”范氏说：“啊唷，员外、院君，不知为什么一时腹中痛得很，想是要分娩了。”员外说：“啊，丫环，快些扶了二娘进房，小心伏侍。安人你也陪一陪，一切事情要你当心的啊。”安人说：“晓得。员外

速叫安僮去唤稳婆。”员外说：“这个自然，待吾就去。哈哈哈，妙啊，今夜要生子了，有兴啊，有兴！”员外哈哈笑乱答头，灯也不张，下楼来叫安僮。

见他们在廊下饮酒，一个说：“对！”那个说：“五！”一个说：“对！”那个说“八马！”一个说：“要罚双杯。”那个说：“为何要罚？”一个说：“自家伸得一个指，要豁别人八马，双杯该罚勿该罚？”那个说：“必要罚呢啥？”一个说：“那个自然。”那个说：“筛来吃口虧。”员外开口道：“你们大家不要吃酒了。”有一个说：“咦，员外来了，大家立起来，大家立起来！”一个说了“员外为何事务出来？”员外说：“二娘娘腹中疼痛得急。”一个说：“啊，是乌痧涨？”员外说：“混帐的，吃昏了！是二娘要分娩了，快去唤稳婆。”一个说：“二娘娘既然是肚痛，为何要分面来吾们吃！”员外说：“分娩者，乃是生产也。快些去叫老娘来！”那一个说：“员外，那只老羊要卖多少铜钱一斤呢？”员外说：“啊呀，啊呀，呸！那老娘是收生之稳婆。入娘贼的。通文多弗得，知快快去唤来。”一个说：“员外，何勿叫二娘娘拣了好日子分娩？”员外说：“小狗才，再敢胡言！”一个说：“啊，进寿，你去走一遭罢。”进寿道：“我走夜路怕鬼的，勿去。”那个说：“啊，妈个毡，吾进发去哉。”员外说：“是啊，是啊，进发你快快走去。”进发道：“来里，点灯哉。”进发张好了灯，出门径向前村去叫老娘。那个老娘叫做姚三姐，收生手段是甚高的。此是闲文不表。





且说员外在家中喜气洋洋，非常得意。望二娘生个儿子，东厨司命并祠堂内处处虔诚祷告，堂中也点了香烛，拜天拜地，只求二娘生产平稳，冯氏方有后人了。拜罢了，忙忙进去。但见房中十多个使女及院君多着急得了不得，只为那头胎难产，人人害怕，个个在那里念观世音佛号。员外一看见，两手搓搓也着急。看那范氏，咬紧银牙，两眉皱起，摸摸他身上同水冰一般。员外说：“啊，二娘，不可心焦，须要保重啊。”范氏说：“啊唷，员外啊，可晓得吾腹中疼痛，宛比割肚抽肠，不知痛到何时方了。啊唷唷，痛杀哉口膚！安人啊，痛得实在难当，看来就要见阎王了。”安人扶住了他，轻轻说道：“总须忍耐，不用慌忙。有所说的：瓜到熟时蒂自落，子出母胎就无妨的了。”吓得冯员外走头无路，顿足揪胸，说道：“早知今日如此，当初不应娶妾，以后是再不敢同房的了。”不知不觉，时候已交三鼓，恰好稳婆来了。见了员外、院君殷懃万福。看看二娘娘，叫丫环取了水汤来，小心服侍。那晓得房外登时一缕宝光向里直射，顷刻之间照了满房。房内众人头多打晕了，眼都张不开，大家慌忙，人人跌倒。那十三部真人保送孔雀明王来投入胞胎，打一个滚，二娘痛得宛比开膛。明王刚到产门，心中一想：“须记真经锦鸡境，牢牢记着。”又是谷六六一连两滚，滚出产门来。范氏一晕，霞光多已散了，众眼方能张开，多走到床前来看。三姐便高声喊起来道：“啊呀员外，安人，勿好哉！”员外说：“为什么大惊小怪？二娘娘可曾产下否？”“养是养个

哉。”员外问道：“是男是女？”三姐道：“男勿是男，女勿是女，养了一个蛋出来哉。”员外说：“啊，啊呀，啊呀呀！”唬得那员外双手乱搓，安人面多急白了，丫环个个吓得骨也酥了。三姐道：“啊呀，好怪气！式样像鹅蛋，必然是个妖精。方才十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立在房门外，五颜六色的，遮得吾们眼睛多张弗开。啊呀，员外安人那，怎么处呢？”员外说：“家门不幸，生此怪物，冯楚江不要做人了。”那员外是恨毒，连天便把蛋拿起来道：“孽障，妖怪！”狠狠的掷在地上。丫环们说：“员外，勿是蛋，不知是什么东西，到像石卵。”员外说：“何以见得？”丫环说：“丢勿碎。”员外呵呵说道：“气死了啊，气死了！”可怜那冯员外气得双眼昏花，顾氏安人气如木瓜，老（三）娘没兴头提灯便走。倒是个丫环彩华上前向安人说：“夜静更深去叫他来的，二娘虽生了蛋，并不是姚家三姐差的，礼上应该谢谢他。”员外说：“喝，家门不幸，安人，丫头说的话你可听见否？”安人说：“你去取五百钱谢了他去。”丫环说：“姚三姐外面去了。员外、安人，勿要心焦，待吾去便了。”连忙喊住了姚三姐道：“你外面不可声张。”三姐道：“晓得。”彩华便给了三姐青钱五百。那三姐一径归家。

且说冯家男女们多知二娘人生蛋，多说是一件希奇新文。有一个说：“你可记得东村王寿簪家，上年生一个两头人。今年后村倪天表家，又生一个人头老虎身体，多是不祥之兆。今年决不是熟年了。”那个说：“啊哥啊，吾们员外为人好，顾氏安



金台金传（上）

人也是好人，一心望生个儿子接代传宗。那说二娘人生蛋，是不祥之兆。”

闲文少说，再说那冯二娘发昏昏去，幸得丫环叫醒，自己方知生了一个蛋，又气又羞。院君劝范氏道：“此是员外命内无子，冯家应该绝后，不干你事，何须烦恼，保重身子是正经。”冯员外便叫丫环道：“此蛋留他怎么？悄悄拿来投在水中，切不可与外人知道。”丫环道：“啊呀员外，那是使勿得的。”员外道：“有什么使不得？”丫环说：“虽只是蛋，到底员外的滴血。”员外道：“胡说！拿去投在水中。”丫环应声：“是哉。”那丫环取了蛋，手提灯球，血淋淋走下楼梯去了。安人苦劝冯员外道：“不可心焦，须保重身子。”员外说：“啊哟，安人啊，吾本来原不想生儿子，抵当冯门绝后的。算起来多是你劝吾另娶了一房。那春霞有了孕，吾好不喜欢，日夜望到生产的日子。岂料今宵生了一蛋，而且是丢他不碎的怪东西。我今夜好似雀见米糠空快活，犹如画饼充饥故事。设使外人知道，你吾夫妻有何面目？”安人道：“员外，事已如此，不用心焦了。”员外道：“安人啊，吾如今只好削发为僧，诸事丢开，红尘不染的了。”安人道：“啊呀员外啊，这句话你说差了。妾身是女人家，你出家后教我们怎生是好？家业飘残，有谁来管？那冯门永远绝后了。”员外道：“安人啊，如今是不绝而自绝的了哟。”安人道：“员外啊，你年不过五十二，俗语说的，海水未干人未老，后嗣总要靠在春霞身上。”员外道：“呸！还要想这个念头？吾冯明